

工业与诗歌的哲理打磨——论丁卫华新工业诗歌的四“度”空间

□崔国发



近年来,丁卫华专注于新工业诗的创作,他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丁卫华工业写意诗歌作品精选》和《工业时代》,共四十首,足足两个整版。他的诗歌以温情传导冰冷的齿轮,以诗性照亮独运的匠心,以哲理打磨工业的魂魄,激励新工业诗的金属质地、成色与声响,尽显新时代工业诗歌的质感与坚韧,赋予工业以情感的温暖、经验的广度、精神的深度、审美的气度,打造了新工业诗的四“度”空间。

首先,丁卫华的新工业诗歌有着情感的“温度”。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工业原料的冰冷、流水线的单调、工厂里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或器皿,如化纤、无纺布、塑料粒子这些工业产物和刀刃、绣花针、气流网、铝箔、热封边模切、空压机以及堆高机、罐子、涂胶、牵引机、冷压容器、磨床、数控卧车、数控立车、普钻、车铣刨磨等,这些在人们的眼里都是一些冷冰冰的、机械的、刻板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也了无诗意的物质,在诗人的笔下却有了感人的温度、人的情感,成了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热力所在。如“每一条雪白的精灵/都有颗慈悲为怀的心”(《化纤》),诗人把“化纤”这个工业产品赋予悲悯情怀并看作是带着呼吸的“精灵”,让原本物化的纤维有了生命的温度。无纺布与化纤一样都是工业制品,“那些体内取出的骨头/此刻/傲气荡然无存”(《无纺布》),表面上写的是物,隐喻的是活生生的人性。“需要绣花针/来挑破错综复杂的纠缠或牵绊”(《梳理》),在这里,梳理纤维的机器,因与姑娘们绣花针取得联系,冰冷的工业操作顷刻有了人的温情。作者在赋予工业器物或工业生产以情感的温度的同时强调“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像《热炼》中的“选择用高温/来点燃融合度/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烫光》中的“融为一体/的增采/通过灵魂深处的涅槃后/来再现曾经的辉煌”,《抛光》中的“光有热忱或热情是不够的/细枝末节的呵护/需要精雕”等,告诉人们在葆有“热情”的同时,还需要灵魂的涅槃与精雕。“热电偶的内心深处/每一个精准的决定或抉择/都深得真传”(《热处理》),只有经受住高温、热力、灵魂的考验,或经过了“热处理”,入心入境,才算是真正意义上拥有了情感的诚挚、真传和温度。“立起来的雄壮/也有长臂的宽宏雅量/才能直入/跨度的点滴温情”(《数控立车》,“刀的韧性是有温度的/表里如一的圆润/用抵达的柔情”(《数控卧车》),他的诗在硬梗的工业抒写中融入人文温情,“使机器变得有情感、有血肉,在‘铁的世界’中闪耀灵魂的律动”(茂茂语)。

其次,丁卫华的新工业诗歌注重拓展其生活经验的“广度”。他的诗多维度展开新工业时代历史和现实的多彩画面,在创作中汲取生活中的营养,或致力于“工业写意”,通过画面的生动展示对来自于工业的情感作深广的概括,让新工业诗歌美学与中国制造相关联,发出时代脉动的诗意向响,“一气呵成的绝唱/让稳定和高效/有条不紊地持续上演”(《《工业制造》),让我们直接感受到其所彰显的时代精神与中国气派;或者着眼于现代性经验与新工业风的展示,让我们看到了诗歌表达的广度以及宽广的诗学新元素,如《数控卧车》《数控立车》等,“每一步精准的到位/从横向的视角/多维度触摸每一个灵魂深处的痛痒”(《数控卧车》),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企业赋能工业,新的诗歌意象为我们带来了智慧工厂的科技感、数字感、时代感和智能化。或立足于现代化企业工人精神品格与工匠精神的抒写,通过《电焊》《氩焊》《打磨》《抛光》《精雕》《成品检》等篇什来深切表达,如《电焊》这样写

道:“焊丝的轻巧/也有力拔山兮的气概”“亲密度足够/才能精密团结可以团结的成分/强拉的苦难难得有的甜蜜/一字排开的阵势蓄势待发点石成金的誓言/在变幻莫测的闪动中/藕断丝连”,对工业魂魄、工匠精神与团结的精神力量发出由衷地赞叹。或聚焦于工业生产的工艺流程,使新工业诗歌广度大地张扬开来,作品中融入了工业生产中的配料、混料、清洗、抛丸、涂胶、冷压、热压、清毛刺、热处理、磨削、喷涂、喷码、铆接、配套、抛光、合模、精雕、研磨、焊接等工艺。技术和产业始终在更新迭代,技术美学也在不断演变,全息化介入,多视角勾勒,多维度展示,扩展了诗歌寥廓的空间、宽广的视野和宏阔的诗意。

第三,丁卫华的新工业诗歌,善于在精神隐喻中发掘其哲思的“深度”。他从工业生产过程“提炼或萃取”的精华,其实就是精神的哲性与思想的精华。“杂质必须剔除/溶解炉是它的归属/五百多度的修炼/需要各种添加剂来萃取体内的不满或愤怒”。低差压铸造在过程中展现它的风采,需要增强冲击和机械性能及寿命,需要在熔炼时打渣、过滤,注入镁、锌合金,需要让铝合金在五百多摄氏度的沸腾里沉浸。他的新工业诗歌,便是如此沉浸式地触及生命、触及心灵、触及精神、触及诗化的哲思,经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灵魂变得更加纯粹。“砂磨机的嗓门/振动寰宇/抽丝剥茧的细腻”“轮子转动的豪迈/沿铸铁的表面/深入到每一个触点的纹理/深入找出的爱抚/让整段佳话/丰满跌宕”(《打磨》),经由抽丝剥茧、触及纹理、深入浅出的“哲性打磨”,折射着作者由心智擦亮的诗意。“需要精雕细刻/才能抵达灵魂深处的暗语”“虔诚是最有温度的/深入肌体的爱恨/无法抹去/失意的细节/在城门大开的勾勒里/活灵活现”(《雕刻》),诗人成为灵魂的雕刻师,善于作灵魂、生命、诗心的雕刻,经过雕刻的思想也更加深邃,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如作者在其《热炼》中所言:“浓情蜜意的黏度/以超强的节奏/在空间的深度和广度的纵横面/意犹未尽”。

第四,丁卫华的新工业诗歌还有着真力弥满、激扬文字的“气度”。气度即气魄和风度,就是诗人在其新工业诗歌中融入充沛的情感与生命体验,并将独特的意象化作撼人心魄的力的交与与诗的气度。“不眠不休的豪情/在撕扯的战斗中/难分仲伯”(《研磨》),诗人执著地守住精神的魂魄,以永恒的研磨书写风韵远达的激情;“一路奔波的豪迈/在通向成功的号角声中/高歌猛进”(《普铣》),因普铣寄工业风骨,尽显作者豪壮的情怀,同样的“高昂”“奔放”或“勇猛”,频频出现在其《成卷》《喷涂》《冷压》等工艺诗中——“所有递进的暗语/在滚滚红尘前进路上/以高昂的姿态/奋勇奔放”(《成卷》);“气宇轩昂的版图里/那些分泌的万马奔腾/在这里凝聚成一幅动人的画面”(《喷涂》);“模具的洒脱不言而喻/重压之下的勇士/个个摩肩擦掌/勇猛无敌”(《冷压》)——工厂车间热气腾腾的场景抒写,作品所表达的力度与强度,既透露出诗人对于生活的细腻感悟,又展现了工业生产的磅礴气势。“丝滑的精神层面/力度和角度的重要性/在抽丝剥茧的每一个过程中/表现得休”(《喷漆》),精神层面的气脉十分远大;“在精度为王的世界上/所有的所向披靡/值得赞誉”(《线割》);“点与点的吻合口/那些表面的痴情或爱意/随着光的走势/在平衡的战略上/藐视群雄”(《焊接》),无论是“线割”还是“焊接”,均显示出“所向披靡”或“傲视群雄”的气度,劲健阳刚,斗志昂扬;“仰望这座山峰/需要荡气回肠的网/来呈现”(《气流成网》),作者因物感怀,气流成网使人挂摇荡,荡气回肠。他的新工业诗有着新工业发展蒸蒸日上正能量与浩然守正的雍容气度。



在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段子:什么是天才?你非得让猪去上树,就是拿鞭子抽它,它也上不去;你要是让猴子去上树,那不用培训不用教,它自己就上去了。所以对于上树来说,猴子就是天才。鸟的天才领域就是飞上天,鱼的天才领域就是在水里游……天才就是找到自己的领域。

我很认同这样的观点。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各有不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天地造物,各循其规。非鱼不识水深,非鸟不晓风高。兰草不入牡丹圃,青竹不与桃李争。”人生在世,不必羡慕别人的优势,也不必遵循某些既定的所谓成功之路,找准自己的赛道,才能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实现人生价值,从而收获成就感和幸福感。

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朋友大杨的孩子轩轩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学习成绩一直是中下游,不过他对做菜很感兴趣。轩轩上初中时,周末

经常在厨房鼓捣一下午,给家人准备出一桌丰盛的晚餐。大杨夫妻俩倒也开明,没逼着孩子勉为其难硬拼学习,高中毕业后就让轩轩去学了厨师。几年过去了,如今轩轩已经是一家大饭店的厨师。每每谈起工作,他都滔滔不绝。看得出来,他很喜欢也很享受这份工作。

找准自己的赛道非常重要,否则人生之路很可能南辕北辙。正确的赛道,不一定是别人眼中所谓的光明大道,而是与你的天赋和热爱高度契合的方向。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寻找赛道的过程。比如作家余华,曾经是一名牙医。这份单调的工作他并不感兴趣,觉得非常无聊。于是他开始了文学创作,最终找准了自己的赛道。

或许你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不知道何去何从。这样的時候,需要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总有一个午夜梦醒时刻,你会听到心灵的召

唤。沿着心灵的指引,找准自己的赛道,才能发现属于你的星辰大海。我还想再强调一点,赛道并非仅指职业选择,更是实现你内在价值的领域。当所有人都在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之路”时,你要有勇气和智慧发现那条能够点燃你生命热情的道路。如今人们的困惑不是赛道太少,而是太多,而且标准单一。人们焦虑的不是找不到赛道,而是被迫在别人的赛道上奔跑。人不能随波逐流,被别人左右方向。天生我材必有用,找到你擅长并且热爱的领域,你的精神世界会是愉快和充实的,你的生命也将呈现松弛自如的状态。找准了自己的赛道,就像鱼回到了大海里、鸟儿飞上了蓝天一样,除了能够展现自己的优势,更多是获得精神愉悦的满足和幸福。

找准了自己的赛道,还应该在这个赛道上竭尽全力奔跑。我们平时总说,要在你擅长的领域深耕。适合

自己的赛道,并非舒适圈,而是更利于你发挥聪明才智的地方。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朋友的孩子轩轩,并没有在舒适圈自我满足,他一直在学习,不断精进自己的厨艺。这个过程是一种享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会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来。记得在网上看到过一位刮腻子刮出的世界冠军,他就是浙江的马宏达。马宏达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中的“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比赛,最终摘得桂冠。他把刮腻子这项工作做到了极致,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工匠精神”。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并把这项工作做到最好,为社会贡献力量,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属于你的赛道,或许没有鲜花和掌声,不过在这条赛道上,你能听到自己最动听的心跳。愿我们都能在尝试和探索中不断认识自己,聆听心灵的声音,找准自己的赛道,以独特的姿态,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秋意渐寒,寒意又添了几分。清晨,我留意到小区路边的花草枝叶上,沁满了露珠。一颗颗清露,晶莹剔透,似饱满圆润的珍珠,在风的轻拂下摇摇欲坠。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指轻轻一点,透过指尖的寒凉,却唤醒了那些与露水相遇的美好,“道狭草木长,朝露沾我衣”,遥想家乡的深秋时节,最喜欢清晨的时候,一个人早早出门,脚步肆意游荡在田野间。清清凉凉的露水,挂在草木的茎叶上,庄稼的果实上,每一颗都结满了丰收的喜悦。我穿行其中,任裙裾轻轻拂过花儿草儿,衣服虽被露水打湿,心里却充盈着滴滴清凉的惬意。走出小区,我继续前行,一路上,花儿草儿都铆足了劲,摇曳着这一季最后的繁华。忽然,路边的一片野菊花绊住了我的目光,花瓣上大大小小的露珠随风轻摇,像一只只澄澈干净的眼眸,深情又悠远。我弯下腰,轻嗅一朵,清新淡雅的香味中含着露水的清冽。

抬眼望去,前面花丛中有个小姑娘,一手拿着玻璃瓶,另一只手在轻轻地摇动花朵,好像在收集露水。本来想过去跟她聊几句,看她专注的样子,我不忍打扰。她收集露水干什么用呢?是为了好玩,是给爷爷泡茶,还是像我那年一样,给奶奶治眼病?

六七岁那年的秋天,我最爱的奶奶,眼睛忽然就不好了,看什么都像隔了一层雾。四处求医无果,父母急得不知所措,我很恨自己无能为力,却只能暗自伤心。所以当母亲讨得一个偏方,需要露水做引子,我知道终于能为奶奶做些什么了,便央求着和母亲去采集露水。

于是,每个清晨的田埂上,常常行走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清风在前,我和母亲在后。田野里的露水经过夜的酝酿,圆嘟嘟的,在花瓣上晃呀晃。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瓶子,跟在母亲后面,学着她的样子,轻轻地摇动叶子。一颗露珠就慢慢滚动下来,还没到瓶口,却被调皮的风劫走了。我又试了几次,不是劲太大,就是接偏了。

虽然还没采到露珠,孩童的心,却常常为一缕清风欣喜,为一只蝴蝶驻足。后来母亲手把手教我,我终于收集了一瓶底的露水,被装进瓶子里,还有对奶奶的祝福和美好的希望。用了一个月的偏方后,奶奶的眼睛竟然真的清亮了一些,我比奶奶自己还高兴。

岁月的风吹落了世事的露,时光荏苒,我不再是曾经的小女孩,奶奶也垂垂老矣,在我上中学那年去世了,我哭成了泪人。母亲安慰我说:“奶奶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为她采露水治眼睛,她都记得。她在另一个地方,会守护着你长大。”我心情好了一些,但我知道,奶奶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的思绪被孩子们的一阵阵笑声打断了。此时太阳已经从东边的群山上爬了过来,那花草上的露珠却在逐渐撤退,到最后不留一丝痕迹,就像许多转瞬即逝的心情。

四季都有露水,晨起而出,日升而消,不着痕迹,却也奉献着绵薄的力量。我一直对露水有着别样情怀,深秋的露水更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因为它丰盈美好,在我的生命中曾绽放过爱的光芒。



斑 斓

汤 青 摄

老洲小籽花生

□王先锋



铜陵市义安区老洲乡是我的家乡,四面环水,物产丰富,其中小籽花生远近有名。

老洲土壤为沙质,沙质土壤具有土质疏松,耕作轻便,排水性、保水性、透气性好,土壤颗粒散碎,不易板结等优点,最适合种花生、芝麻、山芋、西瓜、香瓜等。

我的老家在老洲乡中心村章家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生产队每年1到4月底,就开始种花生。播种前,先整地,因是沙地,无需对土壤进行深翻。起垄后打亩(挖穴),每个亩里撒些灰粪,丢入三粒种子。这种播种方式,费时也费人力物力,但花生产量高。也有不少生产队采用“点花生”方式。男劳力腰系大围裙,围裙兜着花生种。右手握着带柄的铁锹,用力插入垄地里,向右一拨,开出一道地缝。左手则麻利地从围兜里掏出三粒种子,准确无误地丢入其中,右手铁锹快速回拨并拔出,点种便完成。到了八月底,花生的果实饱满了,荚果颜色由绿变黄了,适宜起花生了。起花生,社员们不用锄头、锄草耙子、铁锹等农具,以免造成花生破损,都用手拔花生。沙地拔花生不太费力,也大大降低了花生破损率。花生拔完运走之后,生产队长便安排一些女社员“倒花生”(有的地方叫“捌花生”或叫“拾秋”),对花生地进行翻挖,寻找遗留地下的花生。“倒花生”的女社员们总是手下留情,留点希望和惊喜给后来“倒花生”的孩子们。当生产队长高声宣布“收工了!”早已在不远处虎视眈眈的孩子们便蜂拥而至,对花生地进行第二次翻挖。

我父亲是个斗大的字都认不得几个的农民,早年当过十多年生产队

长,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也是炒花生的高手。我父亲说,炒花生,关键要掌控好火候。火大了,花生容易被炒糊。火小了,花生容易半生不熟。我父亲炒出来的花生,乍一看,外壳还像生的花生,剥开一看,“红帐子”里住着的“白胖子”肤色已变成微黄色,香喷喷的。食之,唇齿留香,欲罢不能。记得身患绝症的父亲在去世的头一天,还跟正常人一样。当天,父亲撑着极度虚弱的身体,炒了一大箩花生。他交代母亲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给儿女们炒花生了。稻箩里花生分给儿女们,先锋是老末儿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吃花生,给他多分些。还要告诉他,年纪轻轻的,在单位,要多干事,少讲话,没人把他当孬子。好好干,别给父母丢脸!”第二天,父亲走了,带走了家人们对老人家永远的思念,炒花生的香气成了最后的告别。

老洲花生的美味背后,还藏着一段浪漫传说……很久以前,章家场有个姓章的书生,人长得丑,人品也好,一肚子墨水,但穷得叮当响,没有哪个媒婆愿意为他说亲。一天,书生路过一个叫茅草垅的村庄时,看见花生地里有几个村民一边休息,一边听着一个村姑唱《牛歌》:“哦啊哦哦,哦啊哦哦,放牛的小伙子,我们放牛去……”歌声悦耳动听,但书生觉得,起花生唱《牛歌》不合时更不应景。心直口快的书生便走上前去,打断村姑的歌声,直言不讳道:“这位小大姐,你们在起花生,不是在放牛,唱《牛歌》不合适,不应时也不应景,应该唱喜欢收花生的歌,唱黄梅戏也好啊!”村姑年方二八,生得俊俏,但脾气火爆,书生突然打断她的歌唱,便气不打一处来,杏眼圆睁,柳眉倒竖,怒道:“哪里来的冒失鬼,竟敢打断本姑娘唱歌!本姑娘高兴,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你管得着吗?!”书生不生气,固执己见地笑

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在什么山就得唱什么歌,你们起花生,还是唱喜获丰收的歌。”村姑余怒未消道:“本姑娘不会唱,瞧把你能的,你唱啊!”书生向村姑和其他人深深一揖,自编自唱起黄梅戏来:“四面环水绿沙洲,秋高气爽好天候。一望无际花生地,欢歌笑语喜丰收……”字正腔圆,有板有眼,赢得掌声一片。村姑转怒为喜:“你还真有两把刷子!”书生笑道:“过奖!过奖!你们这里的小籽花生远近有名,也很好吃。我们章家场还没种花生,小大姐,您能不能给我一把花生尝尝新?”村姑嫣然一笑:“看样子,你是个读书人。那我考考你,我打谜语你来猜,猜对了,我送你一篮子花生。听着:根根胡须入土沙,自建麻屋自安家。地上开花不结果,地下结果不开花。打一农产品。”书生听后,哑然失笑:“有你这么打谜语的?在花生地里打这个谜语,你已经告诉我谜底了,还用猜?花生!”村姑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她说到做到,摘满一篮子花生送给书生,羞涩道:“我姓牛,我家就住在茅草垅。这篮子花生你拎回家,明天中午把篮子还给我,我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等你……”真是不打不相识,书生乐坏了,拎着花生,哼着小调,喜滋滋地回家了。打那以后,两个年轻人你来我往,渐渐地相爱了。又到一年花生丰收时,书生托媒婆上门提亲。村姑出嫁时,嫁妆里还有一麻袋小籽花生种子。年复一年,小籽花生在章家场推广开来,并向周边村庄扩展,种植覆盖整个老洲。

如今,每当我剥开一粒老洲小籽花生,仿佛还能闻到父亲炒制时的焦香。这小小的果实,承载着沙洲土地的馈赠,农辈劳作的汗水。它不仅是舌尖的滋味,更是时光里沉淀的乡愁。

露水情深

□崔利平